



新年晨光

苗青（广东）摄



故乡的味道

刘志洲（甘肃）

故乡的味道
是老屋散发出的幽香
酸甜苦辣涌上心头
充斥着思维的空间
广袤的黄土地
不再显得荒凉贫瘠

故乡的味道
是飘荡在村庄上空的袅袅炊烟
伴着淳朴的柴火味
沁人心扉
深深地烙在思乡人的味蕾里

故乡的味道
是黄酒缸中陈酿的思念
萦绕在心头的
是家的温暖
这味道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故乡的味道
是农家小院中的一缕情丝
是时间长河里的一抹韵味
剪不断 理还乱
老了容颜
厚了乡愁

车站里的农民工

夏雪芹（安徽）

拥挤的候车室里
他们席地而坐
穿着沾满泥土的咧着扣子的衣裳
身边放满了背包与铺盖卷

有时听到他们讨论下一年的打工计划
有时也听见他们言语中不乏粗野的话语
我很理解这种算不上文雅的行为
因为他们在释放生活中的重重高压

他们那黑里透红的脸
是阳光和风雨雕刻的作品
粗糙的手脚和皮肤
是辛劳的生活打磨的标本

我的农民工兄弟
是城市的拓荒者
他们如一只只候鸟
迁徙于城市与乡村之间
他们用勤劳与智慧种植庄稼
又用辛劳与汗水担起一座座城市的繁荣

从农民工的身上
人们看到了什么叫朴实无华
知道了什么是平凡中的伟大

时间札记

王霞（江苏）

还来不及细品春风秋雨
四季就走到了尽头
满目斑斓也难掩萧瑟

茶酒之间
唇齿之上
恍惚中
一个个季节姗姗而归
依旧清晰如刻

那样的风
那样的雪
那样的日落与月升
时光如水
苍老了情怀
却洗不去丝毫遗憾
所有的记忆
于夜色中渐渐发现

于是
岁月的深寒中
人们再一次听到
熟悉的脚步声声

乡村雪

周铁钧（辽宁）

在北方的乡村，冬天是呼啸而来的，几场瑟风，寒扫落叶，山野日渐枯黄，随即气温骤降，河流披起了钢蓝色的铠甲，于冷凝中沉沉睡去。

灰色的云开始聚集，渐渐汇成铅色，又浓又低，不一会儿就飘起了米糠似的雪屑，起初落到地上只是绒绒的一个白点，慢慢的，绒屑越滚越大，大成了漫天飞絮，撒着欢儿、打着旋儿，天地间一片喧嚣。雪絮纷扬，改变了乡村在冬日里寂寞的容颜，农家院子里的鸡栏、狗窝和劈柴垛都积起了厚厚的雪，像一朵朵巨大的白蘑菇。铁网围成的粮囤里，横躺卧卧地摞着些还没有脱粒的玉米棒子，密密的籽粒挤得生热，雪涌寒风钻过缝隙，解脱了它们的闷燥。俗话说：“关门雨，下一宿”，雪也是如此。时近黄昏，落雪仍浓密，多半会整夜不停。村庄里没了人喧犬吠，显得一片静谧，农家屋里烧得暖融融的，电视虽开着，农人却不细看，不时地张望着窗外的飞雪，说：“雪下得好，封地保水，开春的墒情一定不错。”说着说着，农人便觉得心田里似乎也种下了一粒种子，等待春天，等待发芽。

大兴安岭，中国最寒冷、落雪最频繁的地区，这里的雪不像中原地区的雪那般飘洒轻扬、韵致悠然，而总是密集雄浑地在山岭中、林丛间上下翻飞，如玉龙腾舞、琼花接天。平坦些的地方，风助雪势、雪借风威，把天地席卷为一统，扬起漫天雪砂，那雪一绺绺、一团团，一会儿贴着地皮，一会儿窜上高地；风也像是有了刃口，直往人的骨缝里“刮”，一阵刮脸的风掠过，衣襟、脖领里便全灌满了雪。这种呼啸于天地间的凛冽风雪，老百姓称之为“白毛风”，气象学称之为“雪暴”。

梅瓶邻香

张松枝（河南）

且不说这瓶的来龙去脉，单是这“梅瓶”二字，已是令人心生怜意，得一仿品，也足以心怡——虽没有“清沽美酒”之经典，也没有“醉乡酒海”之品位，但赏玩之中已让人心神舒爽。我暗自思忖，不知梅瓶在傍晚时将与怎样的花儿来一场邂逅？另想，有了梅瓶，又正逢梅令季节，梅瓶岂能不置梅乎？

日沉将晚，心中只嫌西霞落得缓慢，手翻书页却没有一句进心，“哗啦哗啦”地尽是在驱赶时间。“丫头，快来拿花！”大门外的声音惊醒了思绪游走的人，我几乎是雀跃而起，因为书室是由简陋低矮的小屋改造而成，头便一下子碰在屋梁的斜壁上。我也不觉疼痛，兴冲冲地走出大门，只见邻家伯伯左手举着两枝花，右手拿着一本书站在夕阳里，他的手里，一枝是半掩羞涩的月季花，一枝是含苞待放的蜡梅花。

腊月不冷

路来森（山东）

结过往之余，还会进一步认真地爬梳一下：这一一年里的经验多少？教训几何？进而考虑到每一件事情，关注到每一个细节，精神境界随之有所提高，对来年的期待如同一团火，燃烧着人们的心。因有这样的“热情”存在，腊月暖暖的。进入腊月后，心中不冷的人们就忙起来了，要为家人买新衣，要为新年置办年货，要为孩子准备压岁钱，要为亲朋好友准备馈赠的礼品……如果谁家有了特殊的事情，还要特别准备一下，比如，家中刚刚娶了新娘的、嫁了闺女的，等等、剩下的，就是行动起来了。商场里，摩肩接踵；集市上，人头攒动；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车辆川流不息，真是一派热闹，一派欢喜。腊月里，妇女会在家中忙着准备过年的食物，特别是在北方的农村，馒头一定要多蒸上几锅，花样还要多，不能仅仅是白白的馒头，馒头上要点上几个红点，要

崖柏的风骨

王南海（河北）

巍巍太行，莽莽苍苍。

行走在太行山深处，你会惊叹于一种存在——陡峭的太行山绝壁高达几十、上百米，在悬崖之上，一种植物顽强地生长着，那是崖柏。

崖柏在峭壁上巍然屹立，有着一种神奇英雄色彩。

你无从想象，当年这颗种子是如何落在如刀斧砍就的悬崖峭壁之上，又是如何深深地扎根在石崖的缝隙里。没有丰水，没有沃土，甚至连栖身之所都小得可怜，可是，崖柏没有抱怨，强大的生命力给予了它巨大的信念——活下去，就是它的全部信仰。

崖柏是孤独的，在无边的旷野中，它唯有紧紧地抱着峭壁，每日与石崖相依相伴。没有水，没有土，甚至连享受一下阳光都是奢侈的，可是，崖柏却将孤独出过了一种精彩，它将自己的身躯依着山势曲折向上，直到长成一株傲立于天地间的崖柏，长成一道让人赞叹不已的风景。

山风肆虐，让崖柏形成了极为扭曲的姿态，然而，正是这种扭曲，却生成了摄人心魄的美感。崖柏的枝干造型仿佛是燃烧的熊熊火焰，它们簇拥着向上，向上，那代表着崖柏的风骨——无论如何艰难，也要望向天空。有些崖柏的枝杈很多，像极了开屏的孔雀，呈现出一种舞者的美；有些崖柏的枝干竟形成了漂亮的“阴阳色”，赤素相间，仿佛是一幅自然天成的画卷，那奇特的纹理里似乎写满了光阴的故事……我曾见到这样一株崖柏，它的根系盘根错节，树皮纹理清晰，在树干裂开的地方，年轮如刻，清晰可见。有人抚摸着其断裂的截面，说：“不知它已经生长了几百年”，是啊，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崖柏的生长速度非常缓慢，而那株崖柏似乎已看淡了风霜雨雪，看薄了沉浮起落，呈现出一种宁静、豁达、淡泊的状态。

也许，崖柏从还是一粒种子时就知道，自己不会有良好的生存环境，但是，既然来世上走一遭，就要活出一种风骨。崖柏追求的，从来不是完美，也不是永恒，而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每日与悬崖相对，每日努力生长，天长日久，崖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这种美，美得惊心动魄，美得让人慨叹，是任何一种植物无法与之比肩的，是崖柏独有的震撼之美。

人们说，崖柏的色彩是那么沉静，时间越久，油性越显，越有香味。你很难想象，这样一种饱经磨砺的树木，竟然可以散发出让人沉醉的清香。细细地闻那香味，芳醇浓郁，温润绵长，仿佛岁月中的种种苛刻没有在它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反而让它越发具有沉积之美，散发出自信馨香。

人，不也应该活得像一株崖柏吗？无论出身如何，无论在何处成长，都要努力向上，朝着天空、朝着阳光、朝着光明的方向。也许卑微，却并不低贱；也许平凡，却充满希望；也许其貌不扬，却内心含香——这，才是生命应有的风骨。

愿你我如一株昂然的崖柏，任它寒风凛凛，任它悬崖绝壁，逆境中所经历的一切，只是为了让我们更美，更香……